

主编 / 季羨林

肖复兴

●

吉林摄影出版社

细雨梦回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细雨梦回

肖复兴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细雨梦回

肖复兴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肖复兴】1947年出生，北京人，曾到北大荒插队，在北大荒喂猪的猪号里写下第一篇散文《照相》（发表于1972年《黑龙江文艺》复刊号）。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曾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总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五十余种书，曾获全国及北京、上海优秀文学奖多种。1991年自写作散文《母亲》（后被改编成电影）后，主要写作散文，近著有《肖复兴作品自选集》三卷，《肖复兴散文》（艺术卷、情感卷）、《肖复兴中篇小说选》、《肖复兴散文自选集》、《最后的海菲兹》等。将有散文集《触摸往事》、《照不出自己的影子》、《孤独之旅》、《书边絮语》等出版。

目 录

作者小传	(1)
南京的梧桐	(1)
诺日朗歌声	(4)
船过神女峰	(8)
天池浪漫曲	(13)
祁连山语	(19)
风动石	(29)
大院琐忆	(32)
东方小店	(43)
丁香结	(47)
花边饺	(50)
饺子的故事	(53)
菠菜宴	(61)
广和楼纪事	(64)
春之声	(69)
不惑之年	(73)
细雨梦回	(79)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羊肉泡馍	(88)
桂花	(92)
豪雨 (二则)	(95)
暮色中的鲁迅	(103)
孤独的普希金	(106)
路旁的牌子	(110)
谢谢	(113)
夏夜的灵魂	(115)
五月的鲜花	(119)
生死之间	(123)
我的演员生涯	(126)
那片绿绿的爬山虎	(130)

目

录

南京的梧桐

南京，虽不是我的故乡，对于它却格外多一层感情。那里的玄武湖、莫愁湖、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一一令我神往。我父亲在世时曾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南京这一切，都是小时候听他老人家讲述的。虽然离开南京多年，他讲得依然那么熟悉、亲切。在南京时，他正年轻，那里融有他的青春呀！小学六年级，班里来了一个新同学，正是从南京城来的，刚来时，她说一口南京话，曾引得我们全班同学轰堂大笑。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又对我讲了南京的许多。尤其讲了南京那高大的梧桐树。她颇得意地说：“北京绝对没有那么高、那么粗的树！还有那么大的叶子！”于是，那梧桐树便长在我眼前摇曳。南京，这座六朝古都，更引起我浓郁的兴趣。去一趟南京，一直是我的梦想。

我第一次去南京，是在二十年前，“文化大革命”串联时。那时，我是个中学生。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我们坐着渡船过的江。正是半夜时，南京城似乎并没有沉睡的安宁，到处乱糟糟，唯一给我美好印象的是街道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它们静静地注视着我，也注视着周围纷乱的一切，

南京的梧桐

严峻得犹如历史老人。可惜，那时伙伴们已经跑出家一个多月，搞到火车票，便连夜急如星火赶回家闹所谓“革命”去了。南京，只给我留下一片梧桐的模糊影子。

事隔十三年，我第二次来到南京。那时，我正在中央戏剧学院上学，利用寒假时间采访栾菊杰和她的教练文国刚，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剑之歌》。这一年暑假，我接到《雨花》编辑部的电报，要我来宁改稿。下了火车，正是清晨，南京城一切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那高大的梧桐树，伸展着宽厚的树叶，老朋友一样迎接了我。当我按照地址来到当年总统府的黑漆大门前时，心里不禁格噎一下竟然有些异样的感觉。我今天就要住在这里、当年蒋介石出入之地，改我这篇报告文学吗？历史，显得可触、可摸而奇特无比起来。

当时《雨花》总编顾尔鐸同志接待了我，他穿条短裤，摇着芭蕉扇，格外平易近人。我就住在编辑部旁的招待所，也在总统府内。旁边便是太平天国天王府的西花园，风光很是幽美。于是，白天在宿舍，晚上就到编辑部的办公室改起稿来。南京夏天赛过火炉，我真正尝到热的滋味。晚上，我索性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脊梁，上下两台电扇呜呜吹着风，依然是挥汗如雨。很有意思的是，每天中午，我都能看见一个精瘦的小老头，在走廊里或屋檐下铺一条凉席，然后呼呼睡午觉，睡醒后便到处走走，不大讲话。人很是奇特。我总觉他特别有趣，似乎有些神秘。事过许久，我才听说这人便是高晓声。

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在南京发表了。我同南京有了

不解之缘。这里文学界许多前辈和同辈成了我的朋友，给予我许多真诚的关心。以后，几乎年年我都要来南京。去年春天，为了写作栾菊杰与文国刚的传记文学《天下第一剑》，我又来到南京，住在紫金山下。现在，书已经脱稿，不禁又使我想起了南京，想起了南京的朋友们，想起了在文学道路上我在这里迈出的最初的步子，还想起了南京那永远使我难忘的高大的梧桐树。我想起那年初春，我在南京第一次见到文国刚的爱人计月娥。那个夜晚，我们就站在街头高大梧桐树下聊呀、聊呀，一直聊到深夜。我竟涌出一见如故的感觉，心中被她讲的故事充塞着，格外感动。正是那个夜晚萌发写报告文学的念头，才有了我的第一篇作品。同时，我也想起了父亲。如果他老人家还在世的话，知道南京如今的一切，他的感触一定比我要多、要深，决不仅仅是梧桐树。

1986年夏于北京

诺日朗歌声

去九寨沟的路上，歌声不断。与火柴盒般堆积楼房的大都市相比，那里迥然不同，是个分外迷人的地方。我想正因为如此，才诱发得人们激情难遏，歌声像长上翅膀的小鸟，一支接一支飞出车厢，在白水江旁的山道上飞翔。美声的、通俗的、古典的、摇滚的、帕瓦罗蒂式的、毛阿敏式的……一时间人人似乎都成了歌唱家，小小车厢简直成了群星荟萃的音乐厅。

开车的司机是个成都小伙子，一言不发，眯缝着一双眼睛静静听着大家唱，听得格外入迷、惬意，手握的方向盘如同一张密纹唱片，将那一支支歌都细细录了进去，给整辆汽车注入了活力，他把车开得飞快而又平稳。

黄昏时分，天突然下起雨来，不大一会儿工夫，雨幕和暮色一起加重，蝙蝠翅膀一样扑来。车子戛然一声停了下来。前面蜿蜒的山道上已经长蛇般不知停了多少辆汽车，一打听才知道雨水冲得山路塌方，路面变窄且滑，刚才一辆运木材的卡车连人带车滚进道旁的白水江，一眨眼工夫便淹没在湍急的浪涛中；另一辆卡车重蹈覆辙，幸好挂在了半山腰的树上。

我们这辆车内的歌声一下子没有了。

今晚还能到九寨沟吗？大家悄悄议论着，心里的底气不如刚才唱歌一样足了。

交通监理来了，开始指挥车辆，疏通道路。车子蜗牛一样慢慢往前爬，大约快两个小时才拱到刚才出事地点，那辆卡车还倒挂在半山腰树上，不知司机救上来没有？往前瞧瞧，正是拐弯处，路很窄，大概只能勉强过一辆车。靠近江的道边已经有一处塌方，只要稍稍偏离，汽车仍可以很方便就滑入江中。大家都倒吸一口凉气。

司机把车停下来，“吱扭”一声把两扇车门都打开，回过头说：“都请下车，前面的路险，你们自己走过去等我！”

满车的人乖乖地下了车，一时间都变成了听话的小学生。只有司机坐在驾驶座上，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雨刷使劲扫着车窗上的雨珠，车灯明晃晃的，映得前面的雨、山和树影影绰绰怪参人的。司机的脸冷峻得如同一尊冰冷的石雕。

我没有下车，默默地坐在司机后面。他发现了，把车又停下来，几乎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快下车，前面危险！”

我没有说话，心想，“我危险，你就不危险吗？”

他没办法，拉拉我的手，把车又启动了。我看得很清楚，前面的路窄得像鸡脖子，他的方向盘急遽旋转着，脚不时踩着刹车闸，车子像只受惊的甲虫，不是在走，简直像在爬、在蹦，一步步艰险地蠕动。尤其是过

塌方的那一段路，车轮紧紧压着道边边，整条白水江就在我们的左侧，肆无忌惮地呼啸着，随时要把我们揽入它的怀中。只见车子颠簸了一下，他迅速一打把拐过去，立刻换挡加速，车子飞快驶出老长一段距离。他拼命揪了长长一串喇叭声，下车的人们欢呼着向车跑了过来。这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和脖子上渗出豆粒大的汗珠。我的冷汗把背心都湿透了。

当晚，车子平安赶到九寨沟。我们住宿在诺日朗。第二天，天晴日朗，昨日的惊险化为眼前绚丽的风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青的山绿的水，尤其是水，没有一丝丝污染，清得仿佛把整个蓝天都融化进水中了。我们整整跑了一天，晚上又折回来，看看诺日朗瀑布，这是九寨沟最为有名的风景之一。诺日朗是藏语男神的意思，此地颇具阳刚之气。溶溶月色下，瀑布飞珠跳玉，银光万点，排山倒海直泻而下，真是只有男子汉才拥有的壮阔胸怀。

九寨沟的山水给大家不尽的豪兴，夜深了，依然兴味不减，舍不得就这样离开如此美好的大自然去睡觉。于是，大家聚会在餐厅里，将那白天没有唱够的歌接着一支又一支飞进出胸膛和喉咙。自然，又是美声的、通俗的、古典的、摇滚的……融汇交织，此起彼伏，蔚为壮观。

不知谁忽然发现我们的司机坐在角落里静静听歌，便高声叫道：“请我们的司机唱一个好不好！”刚才，大家光顾着尽情引吭高歌，一时忘记了他，现在听到这样的建议，立刻热烈地鼓起掌来。

小伙子站起来笑笑说：“行，我唱一个，不过得邀请

个人和我一起唱!”

“邀请谁都成呀!”爱唱歌的人叫道,他们都有一副亮嗓子。

没有想到,他邀请的竟是我。我们唱的是一首《草原之夜》。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歌声。不仅我没有想到,所有的人也都没有想到,他的歌唱得是那么好。声音洪亮悠扬,抒情的韵味那么动人。我只开头跟着唱了两句,便禁不住停下来听他唱。那歌仿佛不是用嘴唱出来的,而是从心中流淌出来的。他唱得那样动情,一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双眼睛微微眯缝着。那歌声吸引许多窗外过往的游人,索性推开窗子探进头来欣赏。那歌声便立刻飞出窗,融进那夜色、那月光、那诺日朗瀑布……

1991年6月于北京

“喏！那就是！”年轻的女船长指指群峰最高处，“快看，船再往前开，错过了这个角度可就看不见了！”

望神女峰还要选择好角度？美，真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或许，俯拾皆是只是漂亮、俏丽或鲜艳，而不是美。美是需要苦苦寻觅与期待的。我顺着女船长手指的方向往上寻去，那便是神女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或者说是一种极度的失望。那只是一座山峰之巅立着一小块石头而已。任凭你想象力再丰富，也难以想象出它便是多少个世纪以来遐迩闻名的神女峰。如果说它像一只猴子、一个枯瘦的小老头，或者一个貌不惊人的村姑，倒可能有几分让人相信。

可是，它照样引得人们一片雀跃欢腾，成为长江三峡常盛不衰的旅游景点之一。

我问船长：“大概最初的神女峰不是这样惨不忍睹吧？”

船长笑道：“那当然！要知道几千年风化，神女峰变化是可想而知的。这几年，它还不断往下摔碎石块呢！不过，再怎么变化，它也只是一座山峰。人世间越见不到、得不到的，人们想象得越邪乎呗！”

大家都笑了。也是，人类不能没有想象。没有想象力的人便成了侏儒，没有想象力的民族便倒退为爬行类只会匍匐。想象，使得人类有了憧憬，有了追求，有生命的升华。更何况神女峰融进爱的美丽传说，是一种爱的化身和象征，那亿万年来人们追求的爱情更是在想象的舞台上才演出得有声有色。但是，人又不能仅靠想象生活，与想象